

# 上海图书馆未著录书徐振芳《徐太拙诗稿》清抄本

邬国平<sup>1</sup>

(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, 上海 200433)

**【摘要】**徐振芳是明清之际诗人,著有《徐太拙诗稿》。上海图书馆存有该诗集清抄本一部,它被作为另一种线装书的衬纸幸运地保存下来。此书既不同于邓之诚先生旧藏、被误著录为清抄本的同名诗稿,也不同于民国刻本《徐太拙先生遗集》,收录于此清抄本的某些作品经过一定修改,可作校勘之用。徐振芳文章存世甚少,他为范良诗集所撰《幽草轩诗序》是一篇有特色的诗论,有助于理解他的诗歌风格和当时的诗风发生转化,故于此文一并加以介绍。

**【关键词】**徐振芳 《徐太拙诗稿》清抄本 上海图书馆未著录书 清初诗学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I207.227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2095-5170(2019)05-0017-04

徐振芳(1597-1656),字太拙,号喝月,山东乐安乡(今属广饶)人。明天启七年(1627年)乡试,因策论有忌讳语,被置于副卷,后两次乡试皆落第。曾加入拥护南明之义旅,参邱磊军事。入清流寓江苏、江西、湖北、陕西等地,晚年寓居淮安,是当地著名的望社成员。徐振芳最终客死异乡,葬于淮安。他为人卓犖豪放,正直尚义,善诗,所作以七律最有高致,磊落湛深,人品诗品皆负时誉。

徐振芳有诗集《喝月草》《雪鸿草》《三素草》《楚萍草》《淮海道集》五种。范良《哭徐太拙》之三:“遗稿方重梓,幽魂岂未知。”<sup>(1)</sup>既然称“重梓”,则其诗集在诗人生前和死后不久都曾刻行,惜未流传下来。相传江南曾合刻徐振芳与吴伟业诗集(见李焕章《楚萍草序》),然而至今尚未发现此合刻本,不知传言是否属实。《喝月草》《淮海道集》已佚,《雪鸿草》《三素草》《楚萍草》后来也只有抄本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《徐太拙诗稿》抄本,此为邓之诚先生旧藏,有邓先生题记。书目著录此书为清抄本,实是邓先生托关振生抄录,为民国年间新抄之本<sup>(2)</sup>。徐振芳后裔徐三曾将《雪鸿草》《三素草》《楚萍草》三种合编为《徐太拙先生遗集》,于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刊刻问世,据徐三曾所撰凡例称,此书依据抄本汇集而成。

最近,笔者在上海图书馆阅书时,偶然发现徐振芳《徐太拙诗稿》抄本一部,包括《三素草》《雪鸿草》《楚萍草》(抄本顺序如此,与通常书目介绍列《雪鸿草》于《三素草》前不同)。它被作为衬纸夹订在明人孙绪文集《沙溪集》卷十四、卷十五。孙绪这部《沙溪集》是康熙四十六年刻本,钤“玉函山房藏书”朱方印,原先是清代文献学家、藏书家马国翰收藏的图书。这部《徐太拙诗稿》抄本虽然夹衬在《沙溪集》,然而首尾连贯无错乱,更所幸者,全书没有缺页,完好无损。首页封面,题写书名,末页是《楚萍草》之七律《沉香亭别同幕》,首联至尾联皆是完整的。由于这部《徐太拙诗稿》抄本还没有获得独立的书籍形式,只是作为

<sup>1</sup>基金项目: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明清文论集成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:17AZD026)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邬国平,男,浙江奉化人,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<sup>2</sup>(1)范良:《幽草轩诗集》,康熙七年刻本。

(2)邓之诚旧藏《徐太拙诗稿》是借人之书,托关振生抄录,见《邓之诚文史札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2年版,第661页。王献松《邓之诚藏书聚散考略》对此已有说明,文载《河南科技学院学报》2014年第7期。

其他书的衬纸而存在,是为“书中之书”,所以没有在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目录留下痕迹,乃至不为人所知。然而,它又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明清之际文人的诗集抄本。古人装订线装书,有时会将衬纸夹在书的折页中间,以增加图书硬度,便于翻阅,且添美观。此外,旧时书商于书的折页加衬纸,予以改装和增加书籍册数,也是为了提高售价。用作衬纸的一般是空白纸,也有采取使用过的字纸,算废物利用。笔者看到较多用作衬纸的是经义、帖括类图书的散页,都是当时一些常见的刻书,有些则是被认为无甚价值的别的图书纸张。然而,判断图书的价值因人更因时不断发生改变,时过境徙,孰知原来被当成无用的字纸不会显出好处?故对此类“书中之书”还需多加留意和甄别。

下面先介绍这部《徐太拙诗稿》清抄本的一般情况。书里“玄”字缺末笔避讳,然少数不缺笔,不甚严格,应是康熙以后抄本。从笔迹和行款看,它是由两个人抄写而成。《三素草》《雪鸿草》同一人抄写,每页11行26字,少数25字,注文双行小字。《楚萍草》则为另一人所抄,每页11行28字,注文也是双行小字。《徐太拙诗稿》抄本共106页,无目录,录诗208题,262首。其中,《三素草》62题,79首,《雪鸿草》75题,106首,《楚萍草》71题,77首。它比民国刻本《徐太拙先生遗集》所收诗歌二分之一略多。此抄本收徐振芳诗歌之外,还有李含章撰《徐太拙先生小传》和李焕章《三素草序》《遗诗序》三文。前两篇未署作者名,也无篇名,此介绍其署名和篇名乃根据民国刻本和李焕章《织水斋集》。第三篇也没署作者名,为李焕章《织水斋集》所收录,题曰《徐太拙遗诗序》。民国刻本署有此文作者名,篇名则曰《楚萍草序》,民国刻本的篇名当经过了后人修改。

此抄本与中科院图书馆藏《徐太拙诗稿》抄本明显不同。

最主要区别是,上图抄本多《雪鸿草》一集,而没有中科院图书馆藏本的《澠溪》集,说明两种抄本虽然都包含三种诗集,具体诗集则有显然不同。关于中科院图书馆藏《徐太拙诗稿》,邓之诚先生说:“四库著录《雪鸿》《三素》《楚萍》三集,《渔洋感旧集》小传云,有《雪鸿》《楚萍》诸集。此本有《澠溪》而无《雪鸿》。”<sup>(1)</sup>说明它虽称三卷,然属于徐振芳的作品仅《三素草》和《楚萍草》两种,这在徐振芳存世诗稿的抄本中,是不完整的一部。而它所收《澠溪》集又并非徐振芳作品,应当是晚明李中行的诗集<sup>(2)</sup>。李中行(1575-1640),字与之,号二水,自称澠溪居士,山东乐安人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进士,官大理评事,知镇江,崇祯初,迁贵州提学副使、左参政,著有《黔中疏》《澠溪集》。他是徐振芳前辈,两人同乡相熟。李中行儿子李含章、李焕章,年纪小于徐振芳,三人是好友。李中行尝为徐振芳诗集作序,末署“时崇祯九年丙子清明日,澠溪居士李中行之氏题”,该序载民国刻本《徐太拙先生遗集》卷首,徐振芳《雪鸿草》之《送李二水先生贵阳学宪》《夜郎曲(和二水先生)》等作品是赠李中行或与他酬唱之作,由此可见二人交往之熟密。可能因为这种关系,抄者误把李中行《澠溪》集归到了《李太拙诗稿》。各种清人别集书目载中科院图书馆所藏徐振芳《徐太拙诗稿》三卷抄本,都是将李中行《澠溪》集包括在内,其实是不够适当的。

此外,上图抄本与中科院图书馆藏《徐太拙诗稿》之《三素草》《楚萍草》某些篇目和文字,也不相同。邓之诚先生说,《雍正乐安县志》载徐振芳七律《送李二水监军黔中》“到日春光应未阑,繁华如锦映材官。几行征雁排云度,万里孤臣掩泪看。千骑弓刀当夜肃,双龙风雨过江寒。不堪遥望三湘水,雪浪如山尺素难”,“不见此本。”而上图所存抄本《三素草》有此诗,题为《夜郎曲(和二水先生)》。邓先生又说,李焕章所称黄州诗“霸业三分争赤壁,文人两赋重黄州”,也不见于此集。上图抄本《楚萍草》有这两句,为七律《齐安》首联,霸,作“伯”;赋,作“载”。相反,邓先生所引《三素草》之七律《甲申五月阅清江浦义旅》,却不见于上图所存的抄本。

综上所述,存于两家图书馆的《徐太拙诗稿》抄本差别显著。上图所存是清抄本,包括《三素草》《雪鸿草》《楚萍草》三集,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载一致。中科院图书馆所藏《徐太拙诗稿》是民国抄本,实际包含李中行、徐振芳二人的诗集,而徐振芳作

<sup>3</sup> (1) 邓之诚:《清初纪事初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年版,第156页。按:王士禛《渔洋山人感旧集》云:“有《雪鸿》《楚萍》《淮海》诸集。”萍,讹作“评”,《淮海》即《淮海道集》。

(2) 李焕章《延陵墨宝序》谈及其父李中行有“《澠溪集》十卷”,得于“进士赵君世伍家,今三十年,终以贫乏之故,未得再镌之梨枣。”(《织水斋集不分卷》,乾隆间钞本)他在《与刘秋水序》又说:“吾邑亦邑也,环抱数百里。……向者李愚谷(李舜臣)太仆公、李二水(李中行)大参公有《愚谷》《澠溪》集,皆即世。”(《织水斋文集》卷二,光绪十三年乐安李氏尚志堂刻本)《山东通志》亦载李中行有《澠溪集》(见《四库全书》之《山东通志》卷二十八之三)。中科院图书馆藏《徐太拙诗稿》中的《澠溪》集,当是抄自刻本《澠溪集》的一部分。

品仅有二集，缺《雪鸿草》。就共有的《三素草》《楚萍草》而言，两种抄本的内容也互有出入。李中行《浣溪》集未见后来流传，幸赖中科院图书馆藏《徐太拙诗稿》抄本而存世，因此而增加了一种明代诗集，这是此抄本意外的重要价值。

再看与民国刻本《徐太拙先生遗集》的差别。民国刻本据编者称同样也是由《雪鸿草》《三素草》《楚萍草》三种抄本汇成，所收诗歌却比上海图书馆存的这部抄本将近多一半。除此之外，两书经过比勘还存在以下差别：

这两种本子的《雪鸿草》《三素草》皆按诗体编排，然各种诗体的先后序次并不一致。上图抄本《楚萍草》不按照诗体，民国刻本则依然按诗体编排。书中的组诗，上图抄本篇数往往少于民国刻本。上图抄本不分卷，民国刻本将全书厘为八卷。

诗篇所属具体的诗集不同。上图抄本中，《白头吟》《秋晚》《录别》三首属《三素草》，而民国刻本属《雪鸿草》。上图抄本《昭君怨》《瀑水碓》《酬黄永载》《哭光子亮》四首属《雪鸿草》，而民国刻本属《三素草》。上图抄本《新丰客舍怀李平子》属《楚萍草》，民国刻本则属《三素草》。

诗歌内容相同，篇名不同。上图抄本《雪鸿草》之《绪赠李延喜》二首，诗题不见于民国刻本，实际上是民国刻本《雪鸿草》之《登莱纪事六首》中的第四、第五首（上图抄本《登莱纪事》组诗，仅有两首）。上图抄本《三素草》之《过周孝侯庙题》，民国刻本题曰《猛虎行》。上图抄本七律《淮上放生池禅室》既见于《楚萍草》，又见于《雪鸿草》，见于《雪鸿草》者题曰《清皓庵》。此两首诗的第七句不同，其他诗句少数词亦有异，属于一诗二题，有异词异句，且归属于两种诗集。民国刻本此诗收在《雪鸿草》，与上图抄本《楚萍草》所收不同。

此外，两书所收的诗歌，某些句子、文字有差异，举几个突出的例子。如上图抄本七律《瀑水碓》：“奔流断岸作喧豗，恍惚蛟人溅泪来。路转寒云石蹬窄，天沉秋水练光开。惊雷隐壑晴犹怒，怒雪冲岩势欲隤。更是两崖苍翠好，休将屐齿破莓苔。”民国刻本的首联和尾联分别作：“驼山北麓郡城隈，断岸奔流日夜哀”“倚杖长吟天欲暮，野人原为看泉来”，第五句则为“怒雪冲岩去不回”。民国刻本所收此诗，写景之余，颇有叙述成分，上图抄本则将此诗的纪实性内容尽量隐去，突出绘景，形容瀑水更为鲜明，也更注意用衬笔烘托。又如上图抄本七律《酬黄永载》尾联“空驰一段怀人梦，长到嵩阳汝水边”，民国刻本作“西州门外肠堪断，梦绕嵩阳汝水边”。前者用流水句写思念，表达更为简洁流畅。又如五古《录别》，上图抄本比民国刻本少第三联“海上拾烟霞，与子充行李”，全诗叙述更顺捷，似属于后来删去的。这些差异说明，民国刻本所依据的诗或是初稿，上图这部抄本则经过一定修改。

徐三曾整理《徐太拙先生遗集》之“凡例”云：徐振芳诗集“又有襄赍稽仞岷评，曹南江起元订本，均皆未见刊本。”上图抄本《徐太拙诗稿》之《雪鸿草》首页署“北海徐振芳太拙手著，襄赍稽仞岷评，曹南江起元订”，正是他说的那个本子。稽仞岷，襄赍（今江苏涟水）人。江起元，山东曹县人，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举人，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进士。《楚萍草》署“千乘徐振芳太拙著，新都范良眉生、太原阎修龄容菴、淮阴靳应昇茶坡、虞山张养重斗瞻、黄海赵朗天醉、山阳丘象随季贞评”。评者六人都是明清之际淮安著名文人社团望社成员。徐振芳后期离开家乡南行，最后又寓居淮安至去世，与淮安一带文人交往密切。他本人也是望社成员，参加结社咏诗活动，《徐太拙诗稿》多有与社友唱和的诗篇。望社对社友之书，有互相署名参评之风气，《楚萍草》署多名望社成员评，反映了这种风气。上图抄本《徐太拙诗稿》的题署为我们了解明清之际文人的活动和风习提供了资料。

徐振芳以诗名、诗集流传很少，文章尤其少见。他为范良诗集撰序曰《幽草轩诗序》，载康熙刻本《幽草轩诗集》卷首，可见其诗论之一斑。现抄录如下：

主丁亥秋，余过淮，与望社诸子谈诗甚欢，忽忽八载。今复过淮寻旧盟，则见风雅视当年倍盛矣。诸子为余言，近得范眉生氏，秉兼人之资，乘方新之气，其诗有三唐遗意，因以大张吾军，余为之飞扬起舞。诸子随介眉生与余订忘年交，得读眉生所为诗。其《秋舫》《霜叶》诸集，有如竹枝缥缈者，有如落叶哀蝉者。及读其近日《幽草轩诗》，则又如《咸》《英》《韶濩》迭奏于清庙明堂者矣。余讶其若出两手也，以问眉生。眉生曰：“吾束发学诗，以为诗者，导情之具也，情不挚则不深，不曲则不幽，不丽则不艳，此吾向者竭吾情以徇诗也。吾今而知，情已深，恐溺而忘返也，情已幽，恐微而莫振也，情已艳，恐华而鲜实也。何居乎？欲以导吾情而反

---

为情苦也,此吾所以废然返也,退吾情而求诸气也。自兹以后,则凡即景咏物,登临凭吊,送友怀人,莫不各有慷慨淋漓,击筑悲歌,旁薄今古,充满天地之气行乎其间。此吾近日之诗所以迥异于前也。”言未毕,余跃然起曰:“养气之说,下士以为腐谈久矣,而眉生能用之以以为诗。是气也,养之苟得其道,用之不失其正,将世所谓流鸿名,树骏业,忠孝廉节,圣贤仙佛,皆可以驯而至焉,兴观群怨其余事耳。眉生既能敛情而用气,宁不能化气而行以天乎?故余喜眉生之诗洒然一变至于此也,更愿眉生之诗之变不止此也。”稷下社弟徐振芳拜题。

明清之际,诗学发生从言情向尚气转化。钱谦益说,诗应当“如风之怒于土囊,如水之壅于息壤”<sup>(1)</sup>,黄宗羲主张“激扬以抵和平”(《万贞一诗序》),王夫之肯定诗歌宜“风力遒上”<sup>(2)</sup><sup>4</sup>,都表达了诗歌尚气的主张。范良以气论诗,提出“退吾情而求诸气”。徐振芳赞同诗歌“敛情而用气”,更主张在此基础上,“化气而行以天”,希望气胜之诗又能合乎自然。这些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,是诗歌理论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中作出的调整和探索,以此读徐振芳诗集,对其诗歌风格能获得更多认识。

---

<sup>4</sup> (1) 钱谦益:《书瞿有仲诗卷》,《有学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版,第1557页。

(2) 王夫之:《姜斋诗话》卷二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年版,第154页。